

## 成都七日

吳江秀珠

四月廿五日，我從台北飛香港，和三女望華盤桓十天。然後她陪我去成都，參加交通大學百年校慶校友返校活動。

從台北去成都西南交大參加這項聚會的有：翁兆慶學長、屠欽濤學長父子（屠學嫂因患重感冒，不克同行）王道平學長夫婦與他們的男女公子王逸葉、王怡。五月五日中午，我和望華在香港啟德機場與大家會合，一同乘港龍轉成都，這時團長屠欽濤的三公子屠世亮，已由馬尼拉趕來，專程陪同老爸出席，我們這小小的團體，一共九個人。

飛機起飛了，我不禁思潮泉湧，回想這幾年來，跟伯楨跑了不少地方，而對自己的故國河山，卻是如此陌生。三年多來，到過兩次上海，一次杭州蘇州，遊了一次三峽之外，連我的出生地溫州，故鄉福建，都還不曾回去過，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今天如果有伯楨與我同行，我們一定會一路討論，計畫還要去哪裡旅遊參觀，探訪親友，心情也必定全然不同吧！

「成都，是四川的省會，四川位在我國的西南部，是個離我們好遠的地方，物產豐富，還有座名山叫峨嵋山。」地理一向沒唸好的我，從小起，對四川的概念只有這麼些，抗戰時，我住在淪陷區上海，曾經由耳語聽到某人到重慶去了，心中不禁萬分欽佩，既佩服他們千里迢迢去參加抗日聖戰，又擔心這千山萬水，路途遙遠，得走多久呀？

正胡思亂想間，空服員報告成都到了，提醒大家把安全帶繫好。啊，我心中遙遠的成都，怎麼轉眼間就到了呢？看看手錶，才飛了兩小時，現代的交通工具，真是造福人群啊！

飛機落地了，旅客魚貫走入境室，排了好長的兩條隊伍，因為只有兩個窗口在辦理進關手續，隊伍移動緩慢，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才輪到我們，辦妥通關，領了行李，走到外面，迎面看到舉著「西南交大」牌子來接我們的外事處副處長張正新教授等幾位人士，大家握手，互通姓名，及問候旅途情況完畢，就登上學校派來的車子，一路駛去，只見到處大興土木，好像每條街都在蓋房子似的。

原來說好要請我們住新蓋的校友樓，車行中，張處長告訴我們，校友樓已經趕工完成，但內部裝修尚未竣工，恐怕我們住起來不方便，已經代為訂好旅館，因此，我們就直奔「西藏飯店」去也。

我和望華分配到的房間，叫做「豪華標準間」，其實，就是有兩張床的雙人房，每天人民幣七百八十元（合美金約九十元）可打八五折。在旅館大廳看到了來自汶萊

的梁壽宏學長夫婦，來自印尼的曹詩俊學長，（兩年多前，在上海的聚會，他們三位也都參加），來自洛杉磯的劉天錫學長，和來自波士頓的王志忠學長，老友重逢，十分興奮，這時，西藏飯店的大廳，全是交大人，笑聲、問候聲、唏噓聲，此起彼落，學長們對我與孩子們的關懷，使我衷心感謝，在大伙的歡笑聲中，一股落寞之感，卻數度悄悄地向我襲來。

辦好住房，安頓了行李，再回到車上，這次是真的要去西南交大了。一路上談談說說，很快就到學校，看到了舒真光學長、陸伯之學長、修澤霖學長、經廣洮學長，又是一番親切的問候，學校的黨委書記李植松教授親自接待我們，當晚就在學校的餐廳用餐。老同學們想起上次上海聚會時尚一起暢談的許小元及馮大宗兩位學長，都已先後去世，不勝唏噓，還有原來決定要從北京來參加的吳天濟學長，上次是臨行跌了一跤，去不成上海，這次則是被車撞到，還留在醫院觀察中，又來不了成都，但願他早日康復。王道年學長則因血壓偏高，不宜遠行。李國彬學長也因病缺席，眾人在席間，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感嘆。但是人生那有十全十美的呢？能有機會這樣歡聚一堂，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了。

飯後，天色不早了，只能大略地看看校園，就匆匆返回旅館休息了。

### 五月六日

四五級礦冶系，是為百年校慶而返校的第一批校友，負責接待我們的人士，是既興奮，又儘量要安排得賓主盡歡，真是辛苦了他們。在我們抵達的第二天，五月六日上午，級友大會就正式開始了。會場的一面牆上，橫寫著「百年校慶四五返校聯歡會」兩旁一副對聯，上聯是「喜迎一百年母校華誕」，下聯是「欣得半世界同窗重逢」，據說對聯是現任材料系系主任蔡光軍教授的大作，蔡教授看來年紀很輕，竟科文並茂，實在令人佩服。

在會場上見到了從未謀面的黃棠、黃安基兩位學長，「航天情」的作者彭潔清學嫂（姚桐斌學長的夫人），和姚學嫂雖是初識，但我早已拜讀過她的航天情，心儀已久，不禁熱烈相擁。然後來了李汶教授和師母，教授精神矍鑠，步態穩健，師母風度典雅，和藹可親。當我趨前向他們自我介紹時，他們竟早已知道是我，並與我親切地握手交談。唉，如果伯楨來此，師生分別半世紀後重逢，必定欣喜若狂吧。

李植松教授、胡正民校長、副校長、材料系的系主任及多位教授，都在會場中忙著招呼我們，材料系前任系主任劉世楷教授朝我走來，以非常懇切的神情向我表示他對伯楨逝去的哀悼，並說好幾年前，當他在美國參加一國際會議時，曾遇見伯楨，很清楚地記得他，我真誠地謝謝他。

忙亂了一陣，好不容易大家坐了下來，級友會正式開始，先介紹每一個人，為去世的孫翔校長及級友默哀一分鐘，然後，校長、副校長、李植松教授、李汶教授、團長屠欽濤學長等都一一講了話，再來是自由發言，學長們都很踴躍，有的很興奮、激動，有的平和地敘述，也有提建議的，都很有意思，不過，這段過程，應請屠學長報導，他記性好，勤記錄，寫來一定十分精彩。會後合影留念。

此時，我發現學校分送我們一本「西南（唐山）交通大學一百周年校慶專號」裡，登著一篇當年伯楨等的「李汶教授」，文後並註明（原載台灣「交大友聲」三四一

## 五校巡禮一大陸篇

屠欽濤學長坐滑竿，  
王道平學嫂坐輪椅，  
一樣興高采烈



期)，作者為礦四五屆畢業，生前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我非常意外地在這裡看到這篇文章，當時還是我為他謄寫一遍，才寄給唐慧貞姊發稿的，而慧貞姊也已作古，走念至此，百感交集……

然後參觀校園與實驗工廠，對工程我是一竅不通，還是略過為妙。

下午三時，有一場王志忠學長的講演，講的是他所專精的「電池」。至於內容，我們希望志忠兄自己寫一篇來發表在友聲上，與大家分享。

晚上，校方正式宴請我們，席間觥籌交錯，笑聲連連。老友重逢，樂在心頭，整個宴會廳裡，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大家都情緒高昂，有人還發起餘興節目，由陸伯之學長帶頭，唱作俱佳。緊接著是劉天錫和王志忠的合唱，他們平日訓練有素，又是有備而來，果然不同凡響，贏得熱烈掌聲。（可惜吳天濟臨時不能來，本來他們是準備來個三重唱的！）再接下來是屠世亮，獨唱一首民謠，動聽極了。我是第一次聽他唱歌，唱的真好。輪下來，我家老三也逃不掉了，她不敢一個人在長輩面前獻醜，硬是拖我下水，也只好奉陪，我早已啞了嗓，發不出聲，可能與我多年來的支氣管擴張有關，反正是替女兒壯壯膽，湊個熱鬧，相信大家不會笑我。我們唱的是「愛的真諦」，歌詞蠻有意思，特抄錄於下：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家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要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可不是嗎？今晚這麼多的校友來自天南地北，同聚一堂，若不是心中有愛，能嗎？

### 五月七日

五月七日早上八點半以前 Check Out，八點半準時出發，直奔名聞遐邇的樂山大佛。十一點半，車停梅山，先去參觀三蘇祠，祠內有不少石碑，又有蠟像館，在蠟像館裡，買到了一張拓本，蘇東坡的念奴嬌，只花了人民幣一百元，真是意外的收穫。

在公路旁的一家餐廳吃午飯，餐廳取名「向月」，好美的店名！

飯後繼續上路，為了欣賞樂山大佛，先乘小輪船環遊一週，上岸後再爬上大佛的頭上往下看，哇！大佛果然是大，有人站在他的腳趾旁，可就成了小不點兒啦！雖然意猶未盡，為了時間的關係，得再趕路，逕向峨嵋山前進。當我從車窗望到遠遠的峨嵋山時，深吸了一口氣，在心裡告訴我自己，這就是峨嵋山了，小時候，那只是課本

右起：本文作者吳江秀珠學嫂、  
李師母、李文教授、  
胡校長正民、屠欽濤學長



上的一個山名，連作夢也沒敢夢見它呢！而現在，它是實實在在地高聳在我的眼前，使我興奮不已！（峨嵋山給我的震撼，使我聯想起十多年前在南非的好望角，站在那尖頂上，大西洋和印度洋同在我的眼

底，那種壯闊、奔騰的氣勢，不知該怎麼形容，總之，有那麼一剎那，整個人呆了，可以說到了不知身在何處的忘我境界）。峨嵋山，我一定要好好看看妳。

下午六點，到達西南交大的峨嵋分校，飯後，搶在天色未暗之前，急急到校園瀏覽一圈，校園清幽寬敞，風景宜人，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可惜現在年輕人較喜熱鬧，嫌它地處偏僻，興趣不大，所以錄取分數較低，不像成都西南交大，錄取分數，可是四川全省最高的。

逛校園時，臨時添了一則趣事，在圖書館前，立一詹天佑先生之銅像，不知從哪冒出一聲驚呼「這銅像跟劉天錫很像嘛！」立刻有人附和：「背影更像」於是七嘴八舌地越說越像，眾人大樂，特別是王志忠笑得直不起腰來，那第一聲呼叫，八成是他的傑作！

夜色漸濃，蚊子多起來了，我們只好躲進屋裡。

夜宿峨嵋分校的交流中心，成了峨嵋山的一夜子民。

### 五月八日

峨嵋山的早晨，真是美，有霧，景物濛濛瀟瀟，這種時候，真恨自己不會作畫，如果我能把峨嵋畫下來，不就能把他帶走了嗎？那該多好！

車子向峨嵋山駛去，一路上忙著欣賞兩旁的景色，先到纜車站，我們分批搭纜車上山，出了纜車站，還有一段山路，才能到達峰頂。此地的氣溫和山下相差很多。寒氣逼人，大家都去租件棉大衣（每件租金人民幣三元），加在外面，就暖和多了。只有住過美國米尼蘇達州的劉天錫不怕冷。經年爬山旅行的曹詩俊也不在乎。他們就這樣瀟灑地大步往上爬。學長們的腳力，真叫我佩服。我是不怕走平路的，但對上坡就不行了。正在替自己打氣，今天非上金頂不可。猛抬頭，看到屠學長已坐在滑竿上。我大喜，連忙也召來一台，高高興興輕輕鬆鬆地坐滑竿上了金頂。等到想起要望華也試坐一下時，她已經落後好遠，即使大聲向她吼也聽不見了。害她失去一試的機會，好可惜。坐滑竿，是省了腳力，只是頭沒處靠，頸子很酸。雖然顛簸，但有節奏，倒是不錯。久聞四川滑竿的大名，今天有機會乘坐，不覺得意萬分。

有一件事不能不報導：王道平學嫂是坐輪椅上峨嵋山的。由於王學長的體貼，兒女的孝順，他們帶輪椅旅行，請兩位滑竿師傅把輪椅推上去。王學長自己則也是坐滑竿上山的。

忽見山坡上一排排的樹，開著美麗的花朵，此花看來似曾相識，卻不知花名。經

# 五校巡禮—大陸篇

全體合照



請教本地人，說是：「杜鵑」。台灣的杜鵑要比它矮得多，而且花形也不盡相同。後來是王奇向我解釋：「那是杜鵑，沒錯。但是木本的。與草本杜鵑看起來不太一樣。這種木本杜鵑適合生長在較寒冷的地方」。

我才恍然大悟，木本草本，原都是親戚呀！多認識一種花木，也算是此行收穫之一。

幸好提起木本杜鵑，否則差點把王奇的到來漏寫了。王奇的父親是王日義學長，已於二十九年前去世。王學嫂黃海波女士與三個孩子現住甘肅嘉裕關市，老大體弱，需要照顧，所以王學嫂走不開，沒能來成都。王奇是老二，在酒廠工作。這次不遠千里趕來參加他父執輩的聚會，很令人感動。

臨時起意，為同行的第二代照張相片留念，於是王逸葉、王怡、王奇、吳望華四個人站好了，才想起屠世亮。他因事一大早就去機場了。他在百忙中硬抽出這三天時間來陪伴屠學長，實在難能可貴。屠學長行前一提起屠世亮要來陪他的事，就笑得合不攏嘴。第二代四個孩子的照片洗出來了，不算好，還可以繳卷就是了。

峨嵋山上有三頂：金頂、千佛頂、萬佛頂，以金頂名氣最大。今天我們到的是金頂。遊人川流不息。旁邊有座「臥雲禪院」，這名字可一點都不誇張。峨嵋山頂，經日雲來霧去的。白天太熱鬧了，夜晚一定更似人間仙境。

算準了回成都所需的時間，校方陪我們來的先生頻頻催駕。我們這時捨了滑竿自己走下山。到了峨嵋山，縱使沒力氣往上爬，下坡路總得自己走，也才不枉這一日峨嵋呀！一步一回頭，再見了，峨嵋。我想我是不會有機會再來了，感謝主，我已經很滿足了。

## 五月九日

九日上午，我們去了杜甫草堂和武侯祠。幸運的是有黃棠學長陪同。他滿腹經綸，博通古今，帶著我們一處一處看對聯，不徐不疾地為我們講解聯句中的典故出處，來龍去脈，叫我們受益不淺。可恨我太貪心，既想聽講解，又要抄對聯，卻怪年紀大了，耳聾眼花，手忙腳亂，結果是聽的漏掉不少，抄的也七零八落，實在可惜。開心的是買了一付條副，一付橫披，是用竹皮編製的，十分別緻。

下午先在校園中，向故校長羅忠忱教授的銅像致敬。羅教授不止是他們的校長，也為他們班上課。另外，是舉行姚桐斌學長塑像竣工典禮。典禮開始時，全體肅立，默哀，致敬，儀式簡單、莊嚴、隆重。所謂睹物思人，何況是塑像？堅強的姚學嫂，也忍不住數度啜泣。我只有極力安慰她。翻看那天同班級友，在姚學長塑像旁的合影，真是令人感動。八位學長，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為了母校的百年大慶，也為了姚學長的塑像竣工，從四面八方，風塵僕僕的趕來，光說這一種，交大人就是值得驕



後排右起：劉天錫學長、曹詩俊學長、王道平學長、王志忠學長、梁壽宏學長；前排右起：陸伯之學長、王道平學嫂、屠欽濟學長、舒真光學長、梁學嫂、吳江秀珠學嫂及姚學嫂

傲的。

接下來是級友座談會，大家發言踴躍，情緒熱烈，似乎回到學生時代的情景。我靜靜地坐邊上在

聽他們述古論今，十分有趣，也很羨慕。最後討論到下次聚會時間與地點，結果有兩個方案：時間定一九九八年，去太湖，或去北京。如果去太湖，由曹吳淳、經廣洮、舒真光和陳亞四位學長主辦。如果去北京，則由翁兆慶學長主辦。下一次的聚會將更熱鬧，因為土木系、礦冶系和管理系要聯合舉辦。再聚可期，大家盡歡而散。

### 五月十日

十日上午，大伙兒去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國古代第一大水利工程，當然是學長們最感興趣的參觀地點囉！我是不會形容的啦，請哪位學長來詳細報導一下吧。不過，即使是我這個完全不懂水利的人來說，看到那樣美好的工程，竟然是年代那麼久遠的人所設計、施工。古人的智慧和眼光，真是令人嘆服！我把牆上的一塊石碑照了下來，碑上刻著：「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鑿。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拜闕，留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嘆，水畫符，鐵樁見，歲勤修，預防患，遵舊制，毋善變」這也可稱是另一種三字訣吧。用這樣簡潔的字句，把修築的方法，過程，功用，連要勤於整修以防災患，都叮囑得清清楚楚，條理分明，怎不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都江堰上有吊橋，橋很長，橋上遊人又多，走起來，搖幌得很厲害，蠻刺激的。

旁邊的二王廟，就是供奉築堰造福桑梓的李冰父子。但是有人說，李冰根本沒有兒子，另有人說，好人應該有兒子。眾說紛紜，實情已不可考。

下午在學校有姚學嫂的報告，和劉天錫學長演講。姚學嫂向大家對製作塑像的支持而致謝，並詳盡地報告經過。說到傷心處，不免哽咽落淚，相信很多級友看過她寫姚學長事蹟的「航天情」，恕我不再贅述。劉天錫學長是材料專家，他講的內容，最好請他自己寫文章來友聲發表，好與新竹的校友們切磋研究。我可是鴨子聽雷，有聽沒有懂，唯一的貢獻，是在劉學長演講時，偷偷拍下一張照片，送他留為紀念。

在成都的最後一項活動，是在五月十一日上午，去參觀四川理工學院的恐龍館。這裡的恐龍化石曾經運到台灣展出，那時我也許在國外，也許是沒仔細讀報，就糊里糊塗錯過了。幸運的是竟有機會來成都親訪恐龍館，站在碩大的恐龍化石之旁觀賞，很難想像當年一條活生生的大恐龍是什麼模樣？因有事先聯絡安排，恐龍館派有專人陪伴我們，為我們講解，回答問題，又帶領我們看館內各式各樣的標本，十分有趣。臨走時，姚學嫂買了串美麗的項鍊，我則買了一塊好漂亮的黃鐵礦，直徑約六、七公分，裝在錦盒裡，顯得很耀眼，我一眼就看上它，準備帶去美國送給大女兒宗愛，她從小就跟她爸爸揀石頭，學認礦石，相信她一定會喜歡。

## 五校巡禮—大陸篇

旅館包括早餐，採自助式，中西早點兼備，同住在西藏飯店的校友們，早餐時常碰在一起，幾個人併桌而食。有一天，和王志忠同桌，看他餐盤裡有炒蛋、鹹鴨蛋，皮蛋等一大堆。我家老三調皮，問：「王伯伯，您今早吃幾個蛋呀？」他說：「總有五、六個吧！」表情頗為得意，引得三人哈哈大笑，想必是避著王學嫂偷吃的，要不然，就是波士頓買不到蛋了。

聽說成都某處有家專賣舊書的書店，乘十一日下午，沒有團體活動，我和望華就「打的」（在大陸乘計程車叫「打的」，「的」大概是「的士」之謂吧！）依址尋去。下車後，轉了兩圈才找到，原來還是在樓上。翻翻揀揀，為二女兒宜信買了一本有關中國建築設計圖案的書（因為她是研究中古建築藝術史的），給自己買了一本字帖，想練字想了好久，希望這次不要再騙自己才好。

又聽說成都有家「龍抄手」餐廳，很有名，朋友介紹說：樓下是低檔的，樓上是高檔的。所以買了書，就去龍抄手。到了店門口，樓下人聲鼎沸，好多長條桌。客人相對而坐，擠得滿滿地，我們就上樓去。樓上果然不一樣，佈置得富麗堂皇，還有琵琶演奏呢，菜取套餐式，一問之下，每套有十八道菜，兩個人三十六道，把望華嚇壞了。跑堂不慌不忙地「不多不多，每樣都少少的，一面吃，一面撒嘛！」好吧，既來之，則食之。原來是一小片魚，一小塊雞，幾片茄子，兩隻小蝦，都各稱一道菜，還好預先交代過不吃辣，所以他們的菜，還不致噲壞我。

書店逛了，名菜嚐了，回旅館去。在大廳碰到屠學長，手上提著東西，笑容滿面地走來，問他何事這麼高興，原來是剛買到送屠學嫂的禮物，她所喜愛的鼻煙壺！

明天就要回家了，道過晚安，母女倆趕快回房收拾行李去。

七天，在忙碌和歡笑中很快地過去了。留在我們腦中的將是美好難忘的回憶。劉天錫要去平越尋找學生時代的陳跡，王志忠要到上海接太太，梁壽宏學長大婦還要在成都多留幾天，翁兆慶學長和王道平一家同飛北京，原住大陸各地的學長們，也各自回家。屠欽清、望華與我三人同機飛香港轉台北（望華則只飛到香港）。在西藏飯店 check out 之後，大家互道珍重，相約兩年後在北京或太湖再聚。

飛航途中，思前想後，感慨萬千，看窗外朵朵白雲，幻想如果伯楨駕雲來到窗前，我要輕輕告訴他：「楨，我替你去過成都了。」



大家都穿了租來的棉衣禦寒。右起：王志忠學長、舒真光學長、吳江秀珠學嫂、吳望華小姐及王奇學長